

# 2023年陈忠松博士 陈忠实的经典语录(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 陈忠松博士篇一

陈忠实经典成功著作：《白鹿原》

《白鹿原》是陈忠实老师的著名代表作，1997年获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以它为原著而改编成的同名电视剧、话剧等也相继出炉，并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陈忠实，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42年出生于西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老师发表的文学著作很多，硕果累累，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白鹿原》是一部长篇小说，以白鹿村为背景，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的恩怨情仇。两大家族的祖孙几代人都在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权，为此纷争不断，上演着亲翁杀媳、兄弟相煎等触目惊心的话剧。再加上当时的日寇侵略、内战等社会大背景，白鹿原上王旗变幻，家仇国恨等交错缠结，反映了封建旧社会崩塌，中国人民在迎来新社会之前所经历的苦痛。因此《白鹿原》也被称为史诗般的篇章。

## 陈忠松博士篇二

作者：陈忠实

一顿午餐，留下两个人半生的记忆。这两个人，一个是作家刘恒，一个是我。

这是1980年夏天的事。

这年的春节刚刚过罢，我所供职的西安郊区随区划变更为雁塔、未央和灞桥三个区。我的具体单位郊区文化馆也分为三个。我选择了离家较近的灞桥区文化馆，为着关照依赖生产队生活的老婆孩子比较方便，还有自留地须得我播种和收割。刚刚设立的灞桥区缺少办公房舍，把文化馆暂且安排到距离区政府机关近十里远的灞桥古镇上。这儿有一家电影院，用木材和红瓦建构的放映大棚，据说是1958年大跃进年代兴建的文化娱乐设施，地上铺的青砖已经被川流不息的脚步踩得坑坑洼洼了，既可见久远的历程，更可见当地乡民观赏电影的盛况。放映棚后边，有一排又低又矮的土坯垒墙的平房，是电影放映人员工作和住宿兼用的房子，现在腾出一半来，给我等文化馆干部入住，同时也就挂出一块灞桥区文化馆的白底黑字的招牌。我得到一间小屋，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和一块床板，都是公家配备的公物，一只做饭烧水的小火炉是自购的私家财物，烧煤是按统购物资每月的定量，到3里外的柳巷煤店去购买。我那时已官晋一级，兼着区文化局副局长，舍弃了区政府给文化局分配的稍好的办公室，选择了和文化馆干部搅和在一起。我喜欢古人折柳送别的这个千古老镇，一缕温情来自桥南头的高中母校，三年读书留下的美好记忆全都浮泛出来了；另一缕情思或者说情调，来自职业爱好，多年来舞文弄墨尽管还没弄出多大的响声，尽管生活习性和当地农民差不了多少。而文人的那些酸不酸甜甜不甜的情调却顽固地潜在着，诸如早春到刚刚解冻的灞河长堤上漫步，看杨柳枝条上日渐萌生的黄色嫩芽，夏日傍晚把脚伸进水里看长河落日的灿烂归于模糊，深秋时节灞河滩里眼看着变得枯黄的杂草野花，每逢集日拥挤着推车挑担拉牛牵羊的男女乡民，大自然在这个古镇千百年来周而复始地演

绎着绿了枯了暖了又冷了的景致。刚跨入20世纪80年代的古镇周边的乡民在这里聚集，呈现出从极左律令下刚刚获得喘息的农民脸上的轻松和脚下的急迫，我常常在牛马市场木材市场和小吃摊前沉迷……我觉得傍着灞河依着一堤柳绿的古镇灞桥，更切合我的生活习性和生存心理。

刘恒突然来了。是我在这个古镇落脚扎铺大约半年。1980年正值酷暑三伏最难熬的季节，一个高过我半头的小伙子走进电影院后院的平房，找我，自我介绍是《北京文学》的编辑。我在让座和递茶的时候，心里已不单是感动，更有沉沉的负疚了。古镇灞桥通西安的13路公交汽车，那时候是一小时一趟，我每每到西安赶会或办事，在车上前胸后背都被挤拥得长吸粗吁；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沙石路上左避右躲，常常抵不上小伙子骑自行车的速度。这是唯一的公共交通设施，别无选择，出租车的名称还没有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刘恒肯定是冒着燥热乘坐西安到城郊的这班公共汽车来的，而且是从北京来的。我的那间宿办合用的屋子，配备两把椅子，超过两个来客我便坐在床沿上，把椅子让给客人，沙发在那时也是一个奢侈的名词。刘恒便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喝我递给他的粗茶。他说他来约稿。他似乎说他刚进《北京文学》做编辑不久。他说是老傅让他来找我的。说到老傅，我顿然觉得和近在咫尺的这位小伙子拉得更近了，距离和陌生顿然大部分化释了。

## 二

老傅是傅用霖，年龄和我不相上下，还不上四十，大家都习惯称老傅而很少直呼其名，多是一种敬重和信赖，他的谦和诚恳对熟人和生人都发生着这样潜在的心理影响。我和他相识在1976年那个在中国历史不会淡漠的春天。已经复刊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约了8名业余作者给刊物写稿，我和老傅就有缘相识了。他不住编辑部安排的旅馆，我和他也就只见过两回面，分手后也没有书信来往。1978年秋天我从公社（乡镇）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专注于阅读，既在提升扩展艺术

视野，更在反省和涮涤极左的思想和极左的艺术概念，有整整3个月的时间，完全是自我把握的行为。到1979年春天，我感到一种表述的欲望强烈起来，便开始写小说，自然是短篇。正在这时候，我收到老傅的约稿信。这是一封在我的创作历程中不会泯灭的约稿信，在于它是第一封。

此前在西安的一次文学聚会上，《陕西日报》长我一辈的老编辑吕震岳当面约稿，我给了他一篇《信任》。这篇6000字的小说随之被《人民文学》（那时没有选刊，该杂志辟有转载专栏。）到1980年初被评为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老吕是口头约稿。我正儿八经接到本省和外埠的第一封约稿信件，是老傅写给我的，是在中国文学刚刚复兴的新时期的背景下，也是在我刚刚拧开钢笔铺开稿纸的时候。我得到鼓舞，也获得自信，不是我投稿待审，而是有人向我约稿了，而且是《北京文学》杂志的编辑。对于从中学就喜欢写作喜欢投稿的我来说，这封约稿信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我便给老傅寄去了短篇小说《徐家园三老汉》，很快便刊登了。这是新时期开始我写作并发表的第三个短篇小说。直到刘恒受他之嘱到灞桥来的时候，我和他再没见过面，却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通信甚至深过交手。

### 三

我和刘恒说了什么话，刘恒对我说了什么话，确已无从记忆。印象里是他话不多，也不似我后来接触过的北京人的口才天性。到中午饭时，我就领他去吃牛羊肉泡馍。这肯定是作为主人的我提议并得到他响应的。在电影院我的住所的马路对面，有镇上的供销社开办的一家国营食堂，有几样炒菜，我尝过，委实不敢恭维。再就是8分钱的素面条和1毛5的肉面条。我想有特点的地方风味饭食，在西安当数羊肉泡馍了。经济政策刚刚松动，我在镇上发现了头一副卖豆腐脑的挑担，也过了久违的豆腐脑口瘾；紧跟着就是这家牛羊肉泡馍馆开张，弥补或者说填充了古镇饮食许久许久的空缺。这家仅只一间门面的泡馍馆开张的炮声刚落，在古镇以及周围乡村引起的

议论旷日持久，波及到一切阶层所有职业的男女，肯定与疑惑的争论互不妥协。这是1980年特有的社会性话题，牵涉到两种制度和两条道路的议争。无论这种议争怎样持续，牛羊肉泡馍馆的生意却火爆异常，从早晨开门并拨旺昨夜封闭的火炉，直到天黑良久，食客不仅盈门，而且是排队编号。呼喊者号码让客人领饭的粗音大响，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尤其是午饭时间，一间门面四五张桌子根本无法容纳涌涌而来的食客，门外的人行道和上一阶土台的马路边上，站着或蹲着的人，都抱着一只大号粗瓷白碗，吃着同一个师傅从同一只铁瓢里用羊肉汤烩煮出来的掰碎了的馍块。

我领着刘恒走出文化馆所在的电影院的敞门，向西一拐就走到熙熙攘攘吃着喊着的一堆人跟前。我早已看惯也习惯了这壮观的又是奇特的聚吃景象，刘恒肯定是头一回驾临并亲自目睹，似不可想象也无所适从吧。我早已多回在这里站着吃或蹲着吃过，便按着看似杂乱无序里的程序做起，先交钱，再拿七成熟的烧饼，并领取一个标明顺序数码的牌号，自然要申明“普通”或“优质”，有几毛钱的差价，有两块肉的质量差别。我招待远道而来的贵宾刘恒，自然是肉多汤肥的“优质”。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肥胖的恐惧，还没有减肥尿糖抽脂刮油等富贵症，还过着拿着肉票想挑肥膘肉还得托熟人走后门的光景。我便和刘恒蹲在街道边的人行道上，开始掰馍，我告诉他操作要领，馍块尽量小点，汤汁才能浸得透，味道才好。对于外来的朋友，我都会告知这些基本的掰馍要领，然而这需得耐心，尤其是初操此法者，手指别扭，捏也罢掰也罢往往很不熟练。刘恒大约耐着性子掰完了馍，由我交给掌勺的师傅。

我和刘恒就站在街道边上等待。我估计他此前没经过这种吃饭的阵势，此后大概也难得再温习一回，因为这景象后来在古镇灞桥也很快消失了，不是吃午餐的人减少了，而是如雨后春笋般接连开张的私营饭馆分解了食客，单是泡馍馆就有四五家可供食客比对和选择；反倒是那些刚刚扔下镰刀戴上小白帽的乡村少男少女，站在饭馆门口用七成秦腔三成京腔

招徕拢络过往的食客。

#### 四

几年之后，我有幸得到专业作家的资格，可以自主支配时间，也可以不再坐班上班，自我把握和斟酌一番，便决定撤出古镇灞桥，回归到灞河上游白鹿原下祖居的老屋，吃老婆擀的面条喝她熬烧的包谷糝子，想吃一碗羊肉泡馍需得等到进城开会办事的机会。

住在乡下，应酬事少了，阅读的时间自然多了，在赠寄的一本杂志上，我发现了刘恒，有一种特别兴奋的感觉。随之又读到了《狗日的粮食》，我有一种抑压不住的心理冲动，一个成熟的禀赋独立的作家跃到中国文坛前沿了。每与本地文学朋友聊起文学动态，便说到《狗日的粮食》，也怀一份庆幸和得意，说到在灞桥街头站着或蹲着招待刘恒的那一碗泡馍，朋友听了不无惊诧和朗笑，玩笑说，你把一个大作家委屈了。我也隐隐感到，便盼着有一天能在西安最知名的百年名店“老孙家泡馍馆”招待一回，挽回小镇站吃的遗憾。这时候不仅公家有了列项的招待款，我个人的稿酬收入也水涨船高了，况且“老孙家”也得了刘华清题写的“天下第一碗”的真笔墨宝，店堂已是冬暖夏凉和细瓷雕花碗的现代化装备了，我在这儿招待过组团的兄弟省作家和单个来陕的作家朋友，却遗憾着刘恒。刘恒似乎不大走动，似乎除了一部一部引起不同凡响的作品之外，再没有其它逸事或作品之外的响动。我能获得的信息，都是他的作品所引发的话题。这样，刘恒在中国文坛的姿态，便在我心里形成了，让我无形中形成了敬重，不受年龄的限制。敬重不在年龄。

从1980年夏天初识于我的灞桥，街道边的一顿午餐，成为我们20多年深刻的记忆。这期间，我和刘恒大约有两三次相遇，每当见面握手，便说到街头的那顿午餐，一碗牛肉或羊肉泡馍。以我推想，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也随着作家腰包的不断填充，大餐小餐中餐西餐乃至豪华宴会，他和我都经历过了。

在他，起码我没听见对某一顿大餐的感受；在我，即使吃过什么稀罕饭菜，稀罕过后也就不稀罕了。灞桥街头的这一顿牛羊肉泡馍，之所以让两个人经久不忘，我想在于这情景发生的年代——1980年夏天，中国新的发展契机初露端倪时的一个标志性的年份，每一家私营饭馆在古镇灞桥张扬出来时的特有景观；另一因由在于这碗牛羊肉泡馍，标记着那个年月的我的消费水平，自参加工作第一次涨薪，拿到45元月薪了，大约发表了10多篇小说，累计有1000多元的外快稿酬了，可以请本地和外埠的朋友吃一餐泡馍了；还有一点在于，蹲或站在街道上吃泡馍的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有点名气的作家，一个在北京，一个还在关中。这似乎才是造成记忆不泯的关键，作家微妙的生活感受；此前此后我陪过老朋友新相识包括乡村亲邻等都吃过，过后统统忘记了；唯有作家不会忘记，我记着，刘恒也记着。

这回在北京饭店和刘恒握手，他开口便说起这顿牛羊肉泡馍午餐。笑罢，我突然想到，这顿街边的午餐已成为一种情结，也成为一种警示，在我千万别弄出摆显“贵族”的嗲来，当下这种发“贵族”的嗲气小成气候。那样一来，刘恒可能再不说1980年夏天古镇灞桥的午餐，也不屑于和我握手了。

2006.11.29

二府庄

### 陈忠松博士篇三

近日，因为忙碌，很少上网，关注新闻的机会就更加少之又少。儿子前天放假回家进门就问：“妈妈，陈忠实老先生去世了，你怎么也不写点东西纪念一下呢？”我愕然的站在那里，不知所以，半天才缓过神来说：“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个消息可靠吗？”儿子说：“这个消息千真万确，一点不假。”说实话，对于这位我们陕西本土作家了解的并不多，以前从电视新闻中看到过，只是觉得他衣着朴素，像个农民，很

平易近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自从前几年看了他写的《白鹿原》之后，才觉得他很了不起，他虽然生不逢时，高中毕业，就碰到了大跃进的年代，让他的大学梦随之破灭。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到教书育人，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笔耕不辍，才成就了他后来光辉灿烂的人生。1982年，他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之时，他又返朴归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灞桥，潜心写作，完成他的旷世之作《白鹿原》，让他一举成名。凡此种种，不得不让人由心里敬佩和尊重老先生的人格，忽闻老先生逝世，很是茫然，随以我粗浅的文笔，写下几行拙劣的文字，虽不能表达心情之万一，但也算是都这位文学泰斗的一点点哀思之情吧。

赞陈忠实（坡底韵）

灞柳桥边一农家，

满腹诗书气自华。

淡泊名利守本分，

教书育人桃李花。

闻鸡起舞勤笔耕，

晚伴夕阳赏文霞。

闲云野鹤似神仙，

汉釉李轮名茶。

祭陈忠实

惊闻泰斗归西天，



六月飞雪落秦川。

滔滔渭水流不尽，

泪如泉涌祭英贤。

旷世之作白鹿原，

矛盾奖章捧回还。

而今撒手极乐去

连篇巨著美名传。

注：汉邮浅轮沂道舷壬故乡的河流。此篇文章，写于五月二号，发表在本人空间。

## 陈忠松博士篇四

1、能享福也能受罪，能人前也能人后，能站起也能圪蹴得下，才活得坦然，要不就只有碰死到墙上一条路可行。

2、人是个贱虫。一天到晚坐着浑身不自在，吃饭不香，睡觉不实，总觉得慌惶兮兮。人一干活，吃饭香了，睡觉也踏实了，觉得皇帝都不怯了。

3、生命体验由生活体验开始，但能够进入生命体验的只是少数，即使进入了生命体验的作家，也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属于生命体验的作品；创作是一种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展示；任何一种流派和一个主义，都是作家独特体验孕育的结果。

4、长到这样粗的一株柳树，经历了多少次虐杀生灵的高原风雪，冻死过多少次又复苏过来：经历过多少场铺天盖地的雷轰电击，被劈断了枝干而又重新抽出了新条；它无疑受过一次摧毁又一次摧毁，却能够一回又一回起死回生。这是一种

多么顽强的精神。

5、艺术创造是为了沟通，一部作品一旦完成了这个广泛的沟通，创造的全部目的就算实现，再无需多说一句。

6、好饭耐不得三顿吃，好衣架不住半月穿，好书却经得住一辈子读。

7、文学是魔鬼，是个美丽神圣的魔鬼；文学只是人群中千奇百怪的个人兴趣中的一种。

8、好好活着！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心软一下熬不过去就死了，（?独木舟）死了一切就都完了。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9、任何一种花应该靠自身的姿色存在；作家是靠作品与这个世界对话的。

10、世上有许多事，尽管看得清清楚楚，却不能说出口来。有的事看见了认准了，必须说出来；有的事至死也不能说。能把握住什么事必须说，什么事不能说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11、读书原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事；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不是盗名欺世；把念过的书能用上十之一二，就是很了不得的人了。读多了反而累人。

12、朋友之交，宜得删繁就简。

13、在青海高原，每走一步，面对广袤无垠、青草覆盖的原野，寸草不生、青石嶙峋的山峰，深邃的蓝天和凝滞的云团，心头便弥漫着古典边塞诗词的悲壮和苍凉。

14、成熟了的杏儿，把儿松了，风一吹就落地了，风不吹也要落掉了。成熟是胜利，也是悲哀。

15、命运给予它的几乎是九十九条死亡之路，它却在一线希望之中成就了一片绿荫。

## 陈忠实博士篇五

读陈忠实的《白鹿原》，让我大开眼界，深深感受到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及人性的复杂与多样。小说中展现出的历史与现实的交融，给人以深思。同时，陈忠实以生动的笔触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勾勒出了白鹿原这片土地的悲欢离合，令人感动不已。以下是我读完《白鹿原》后的感受和体会。

### 第一段：《白鹿原》勾勒出的乡村风貌

小说中，白鹿原被描述成一片“天寒地冻、人烟稀少”的土地。作者笔下的乡村风貌让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在农村生活的情景。那里的村庄依山傍水，田园风光美不胜收。人们勤劳朴实，过着简单而幸福的生活。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脚步越来越近，乡村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逐渐显现。在小说中，一些人因为贪婪和权力的驱使，不顾一切地摧毁了这片美丽的土地，让我深感痛心和不舍。

### 第二段：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

小说中，作者通过描绘白鹿原与城市之间的反差，向读者展示了现代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城市是繁忙的，快节奏的，有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而乡村则显得宁静而落后。在小说中，原本富有的乡村家族富甲一方，而被迫逃离乡村的人们却生活在城市九霄云上，享受着巨大的财富和权力。这对比使我深深地反思了现代社会的不公平和贫富差距。

### 第三段：陈忠实塑造的复杂人物形象

在小说中，陈忠实通过塑造丰满复杂的人物形象，让读者感受到了人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小说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勇敢、坚毅的猛子，有纯真、聪明的千文，还有勇敢、傻傻的李家媳妇等等。这些人物形象各具特色，栩栩如生，让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在我面前展示他们的命运和人生。

### 第四段：历史与现实的交融

《白鹿原》中，陈忠实将历史与现实相交织，以白鹿原这片土地为线索，讲述了一系列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小说中的故事贯穿了近百年的时间跨度，让我对中国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小说中的许多细节也反映出了现实社会的问题，比如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权力腐败等等。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使小说更具有深度和触动力。

### 第五段：读后心得和感受

读完《白鹿原》，我被小说中所揭示出的黑暗和残酷所触动。虽然小说中的故事虚构，但背后所反映的现实问题却是真实存在的。我开始关注农村的发展问题，关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同时，我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选择，我应该尊重和理解他们。

总之，读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阅读体验。通过这本小说，我对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反差、人性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与现实的交融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我也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读者和公民应该关注社会问题，为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尽一份力。